

爱情、爱情,你是什么?(1)

◆ 孙琳琳

现代社会,生活节奏太快,物质太丰富,机会太多,反而使爱情失传。许多优秀的男女青年于千万人中寻寻觅觅,却难于“识”得可牵手的人。在漫漫人生旅途中,爱情是一碗鸡汤还是生死相伴的责任担当?谁又知道和说得清楚?因为现代爱情不是“简”爱,而要直面 14 种相关角色。

韩国广告公司第一企划2014年12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,58%的上海女性认为爱情比事业更重要。而她们所期望的爱情生活,早已不是80年代的“数电线木头”和“轧马路”。简爱的技艺如今已失传。你想要简单清淡的爱,但技术不符合当代格式,无法打开。

纽约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学院的核磁共振成像专家发现,恋爱中刺激脑内神经的物质,与服用可卡因后起作用的物质是同一种。所以,当你坠入爱河,也可以说,你中毒了。但是在现代想中毒有多难?电影《推拿》里有一句台词道:“对面走过来一个人,撞上了叫做爱情;对面开过来一辆车,撞上了叫做车祸。可惜车与车总是撞,人与人却总是让。”

暖男

虽然女人们口口声声表示最喜欢的人是暖男,但最让她们欲罢不能的绝对不是爱,而是被爱的感觉。对方最好软语温存,那样的话即便情感受挫,也能说服自己继续保持友情。刚离婚的张歆艺回应前夫杨树鹏“情书”道:“继续相信爱情,哪怕追寻千里万里。”

暖男好吗?爱情总要有利可图,暖男图的就是“施比受更有福”。河南嵩县的于海宁,坚持娶了身患癌症的范会香为妻。“这辈子一定要娶你为妻。”他说。暖男不好吗?那要看他是不是对谁都暖。木心说:“轻浮,随遇而爱,谓之滥情。多方向,无主次地泛恋,谓之滥情。言过其实,炫耀伎俩,谓之滥情。没条件地痴心忠于某一人,亦谓之滥情。”又说:“容易钟情的人,是无酒量的贪杯者。”

暖男的情感行为像老一辈的爱情,掏心掏肺地对你好。暖男的爱情又与60年代的爱情观截然不同,那时的人东西坏了修好接着用,而现在,即使是暖男也贪新厌旧。

老情人

分手12年后,王菲和谢霆锋旧情复燃。他们很幸运,还能在一起。

1935年,14岁的张淑英在福州嫁给国民革命军军官钟崇鑫。1937年,钟崇鑫随军开赴抗日战场,再无消息。1944年,她才得知丈夫阵亡。77年来,张淑英虽然已再婚生子,但一直没有忘记亡夫。她带着爱人给她取的名字活到94岁,2014年11月,终于在台湾“忠烈祠”

英烈谱上摸到了钟崇鑫的名字。2015年1月7日,台湾新竹县85岁的范先生在《中国时报》头版登广告寻找老情人,广告内容与两人当年的定情书《素履之往》有关,旁人一点也看不懂。老先生满怀期待,他相信只要对方尚在人间,一定会认出他来。26年前,南京人董某与宋女士一见钟情,同居一个月,之后他外出闯荡再也没有回来。宋女士诞下一女并独自抚养,为他苦守26年。2014年12月,两人才能在深圳重逢,此时男人已经成了外祖父。

歌德在《威廉的学徒时代》第四卷第九章引用女作家Kathinka Zitz-Halein的诗句道:“我爱你,与你何干?”(Wenn ich dich liebhabbe, was geht's dich an?)胡适也有小诗:“也想不相思,可免相思苦,几次细思量,情愿相思苦。”

而在社会新闻里:四川眉山的黄某和丈夫一起绑架了前男友,索要赎金8万元。山东禹城一个大学生花光学费没钱吃饭,约中学初恋女友上床并偷拍裸照,勒索3万元。

单身人

“爱情首先是一种本能,要么生下来就会,要么永远都不会。”马尔克斯在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中写道。

2014年,科学家竟然为马尔克斯的金句找到了科学证据。《科学报告》(Scientific Reports)杂志刊登了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周晓林、博士生刘金婷和博士后龚平原的研究结论:发生在人染色体5-HT1A基因上的微小差异,可能会影响人们处于恋爱关系中的几率。

换句话说,你的基因决定了你会不会单身。这比起血型 and 星座分析,可说是铁证如山。

科学对单身人毫不留情。斯坦福大学疼痛研究所的研究发现,爱情可以止痛,没有爱

情的人自然也就特别痛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,并且单身越久就越不愿摆脱单身。在百合网发布的《我们要在一起——2014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》中,“宅”成了最突出的关键词,63%单身者每天独处的平均时间超过6小时,男性上网,女性追剧。

单身的好处自不待言,时间、金钱、朋友都是自己掌控。连爱情也可以吃快餐。光棍节前夕,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生会组织了“一周情侣”体验,全校有50多对“一周情侣”速配成功。而说到单身的困扰,《广州青年婚恋态度及婚介服务需求的调查报告》称,58.6%的受访者“形单影只,感觉孤单”,43.3%的人害怕“亲朋好友唠叨,相亲络绎不绝”,27.4%的人“担心将来养老问题”。

单身人其实大多条件还不赖,但是不想将就,因此就剩了下来。谈及恋爱,仅有32.5%受访者在乎经济条件标准,而说到结婚,有83.1%的人看重稳定的收入。

“纯爷们”

中国男人,不怕自曝“大男子主义”,这一条还常常被拿来证明自己是“纯爷们”。对他们来说,女人不是用来尊重和倾听的,而是用来宽容和宠爱的,当然,条件是女人必须听话。

这类人,自己大多不修边幅,对女人的标准却是最高。他们喜欢年纪小的女生,瞧不起“老女人”——因为后者竟然有独立见解。在对女人评头论足、挑挑拣拣的同时,他们从来不会自己照照镜子。

作为丈夫,他们将妻子看作传宗接代、洗衣煮饭的工具;作为父亲,他们视儿女为私有财产,随意责罚;作为同事,他们从不尊重女性的劳动,尤其看不起女上司。

十三、单刀赴会

林老板临时有急事,要晚些到。李茗沁只得独自打车去克拉克娜家,小车朝西边快速驶去,一条条河流、一条条马路迅速被抛在车后,过了斯皮赫古玩街他就要司机停下。这儿离克拉克娜家还有一段路,时间尚早,他想慢慢地徒步前往,好好想一想如何面对这场较量,克拉克娜原先说是一场家庭拍卖,买家就是他,与太平,这场特殊的拍卖其实就是比拼眼力,谁眼力好,就可得到她的祖上珍藏。秦汉曾提醒,不管是不是蓬皮杜,只要是珍贵文物,都要收回来。事实上,只有克拉克娜的货,我才有机会获得,其他人,如伯伦,即使有,我也希望渺茫。不过,要想赢得这场较量,很有难度,太平早于我进入欧洲古董圈,很多人都帮着他。另外,一些古董商有可能冲着圆明园的元青花来的,如果是这样,他们肯定从中习难。欧洲人在拍卖天价圆明园文物,中国古董商高价多得,最后还被骂是土豪,这样的事例不少。

沿着河边乔登布理大街朝前走,经过伦勃朗故居,附近较熟悉,与徐楣丽、琳娜李都在这儿散过步。徐楣丽曾说,要想体会阿城风情,河边散步是最佳选择。

李茗沁没有想到,克拉克娜会把这批货看得那么重,她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血脉,自然高于一切,经济再繁荣,没有文化之根,最终要衰弱;这批文物东方色彩强烈、科技含量高,文明特征明显,应该物归其主。对于这个想法,伯伦与大鼻子都批评她,说她狭隘,文物文化没有国界,谁都可拥有。克拉克娜回击道,二战期间,法国很多文物被德国抢走,战争一结束,法国就急急忙忙从德国要回去,这怎么说呢?!

来到克拉克娜家。他在门口再一次欣赏这幢气派非凡的建筑,三层高,建筑山墙上有鲑鱼标志,克拉克娜祖上靠渔业起家,所以采用这个图徽。

克拉克娜热情迎接他,进入屋内,已是高朋满座。客厅最里边已经落座了很多人,在喝咖啡聊天。克拉克娜说,我来介绍李茗沁先生,他是鉴定家,中国文化专家,在我看来,他

遍查社会新闻,他们的确很少做什么出格的事,但他们的生活固执又无趣。木心说:“性无能事小,爱无能事大。”

霸道总裁

在婚恋市场上,霸道总裁是稀缺品种,但不是优质品种。他们基本上可以随便选,也就丧失了选择和被选择的乐趣。

张学良生前说出了霸道总裁的心声:“潘驴邓小闲,我哪样都有了,可是我没有闲。我跟女人是这样,你要不理我,我也就不朝前……我并不是仗着权势来,可人家是因为我的权势而来。女人要沾上我,她就不离开了。”

有一种霸道,是一切为我所用,包括爱情。表面是爱情,实际上玩的是商业模式。不怕秀恩爱死得快,是真恩爱还是假爱情之名?京东奶茶茶一路曝光,从美国约会到揭出奶茶家底,CEO婚史,甚至去门诊看个牙网上都有现场图。真在乎隐私的人不是发完微博再删,是压根就不做声。

小男友

小男友是高风险品种,年轻任性,容易被荷尔蒙所控制,也就容易做出格的事。先不说能不能走到最后,只要不被对方要挟就是有情了。

福建漳州25岁的傅某,多次向30岁的情人借钱不还,后为筹钱给女友做流产手术再次借钱未果,强行给情人拍摄裸照,索要3000元。武汉95后和相识半年的女友因琐事争吵,提出分手又后悔,为了让女友回心转意,他将女友照片文在后背上。“文了有8个小时,后来疼得都麻木了。”小男友宰割起自己来,比谁都狠;小男友伤起人来,也是不计后果。很多女人开玩笑说,真想找个男朋友,其实是对风险预估不足。

而年长的女人也并非总是扮演慈爱的母亲或姐姐。你以为杜拉斯晚年是在享用小男友?她是在打破世俗规则。暴躁的她时常怒吼着让雅恩·安德雷亚滚出去。

共和国记忆

李菁



时隔六十多年后回忆,刘祥笑着承认,听到自己的任务,他当初是“强烈的抵触”。1931年出生的刘祥,从辽沈战役时期开始开车,“都是(开)大卡车给前线送炮弹”,后来“从东北一直开到了海南岛”。1950年刘祥换成了一辆小车,因为出了一个小事故被领导批评,他闹情绪要回去开大卡车。在领导的“思想工作”下,他才勉强接受了任务。

就在彭德怀动身时,志愿军主力已开始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。被照明弹照亮的江面上,部队、民工和汽车、炮车不间断地往江对岸流动;江对岸的朝鲜新义州那一端,也远远地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爆炸声。

于是,杨凤安和两个警卫员,与彭德怀一道,坐上了刘祥开的嘎斯汽车,穿越鸭绿江大桥;通讯处长崔伦开着一部电台,两个译电员和三个报务员,坐着一辆大卡车紧随其后。车的旁边是齐刷刷的军队,嘎斯车和大卡车驶过行车队伍队列,不开灯,不鸣笛,战士们也意识到这两辆车有些不同寻常,纷纷避让。车上的彭德怀,还没来得及换上人民解放军军装。仍身着从西安出发时穿的旧呢子黄军装。而刘祥只记得深深思考。

车子很快穿过了鸭绿江大桥,到达朝鲜新义州。“新义州那时候黑乎乎一片,到处被炸得一片狼藉。”杨凤安回忆。街上也看不到一个行人,汽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上,这时才发现安东匆忙上车时,没有把翻译带上。“人生地不熟这语言也不通,我们正在那着急的时候,几个朝鲜人民军来了,我估计可能是接我们的,一问起来,果然是他们的外务朴宪永派他们来接我们的。”

“他们肩上都扛着大牌子,可能是将军,后边跟着好几个人。将军就到彭老总跟前敬个礼,让彭老总下车,坐他的车。彭总摆手不坐,说‘走吧’。”刘祥说。来的人是新义州委员长,在他的办公室,彭德怀与朴宪永见了面。几天前,朴宪永专程到沈阳向彭德怀介绍了朝鲜的战局,他还向中方人员介绍,金日成正在朝鲜熙川附近一个隧道的客车厢里指挥作战,等彭德怀一到朝鲜,就由朴宪永带路去熙川和金日成会面。

23.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
在浩若烟海的朝鲜战争的史料中,有一个细节也许并不那么引人注意:当年,彭德怀坐着一辆小汽车孤军深入,成为中国志愿军大车真正意义的“先锋部队”;而这辆小汽车的司机刘祥、陪同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便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。六十多年过去,和彭德怀一起在朝鲜的烽火岁月也凝成他们生命中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
1950年10月19日黄昏时分,中朝边境的小城安东(今丹东)乌云密布,飘起微微细雨,已是深秋时分,刮起的风也让人感到微微寒意。鸭绿江大桥边上,有一个简单而特殊的送行仪式:“到了江口上,邓华、洪学智、解方、韩先楚、杜平等几个送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首长,有几个人在江边和彭总握了一下手,我们马上上车就走了。”初秋北京,在军事科学院一间办公室里,杨凤安老人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幕。杨凤安是河北人,解放战争后期才来到彭德怀身边工作,担任军事秘书。

用“行色匆匆”来形容10月19日这一天的彭德怀,再恰当不过:拂晓时分,彭德怀乘坐小汽车离开下榻的北京饭店,直奔西郊机场;9点左右,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,彭德怀和高岗立即驱车去东北军区司令部,研究确定了部队入朝开进的部署;当天下午,在四架米格-15战斗机的护航下,他和高岗又乘里-2型飞机,到达安东机场。

“下了飞机我就看到一帮人围着一个首长,然后他就坐到我车上,表情一直挺严肃的。我一看,心说这么凶,这么威风,心里就有点慌。说实在的,那时候我连个团长都很少见到,我只知道这肯定是个大官,但到底有多大,我也没概念。”前一天夜里,驻在苏家屯的十三兵团某汽车班班长刘祥接到通知,让他到团里去一趟。“通知我的人让我把东西带着,到连部里去打包,谁也不要惊动。”到了沈阳,一个瘦瘦的人告诉他,“任务很重”,开小轿车到机场接一位首长。

蓬帕杜夫人的珍藏

具备了很多可贵的东方品德,令我印象深刻。具备东方品德的,并不多,太平是一位,李先生是一位,他们都是我最钦佩的人,都很博学,我是他们的学生。

李茗沁、太平同时鞠躬致谢。李茗沁就近坐下,伯伦上前握住他的手,摇了摇,他故意奥哟了一声,伯伦惊讶。李茗沁指了指手臂,伤口还没好。伯伦忙道,对不起。自从上次枪

击事件后,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伯伦,他希望以此作为提醒,不指望伯伦帮助自己,只希望他能够保持中立。其他几位古董商他大都熟悉,大鼻子、迪西奥、光头等。桌上放着酒、饮料,他拿了一瓶矿泉水,倒在玻璃杯里,喝了一口,听他们闲聊那件曾拍卖过的乾隆珐琅彩瓶。有人道,一千万欧元太高了。右边一个眼睛深邃、棕色皮肤的光头说,不高,中国经济正在崛起,中国艺术品上升空间越来越大,几千万很正常,请问李先生,是不是这样?李茗沁认识光头,古玩街上的古董商,买过他东西,此人还算友好。伯伦说,大家想听听你的高见,你不说,我来讲,中国瓷器中,这种清代彩瓷不重要,是小弟弟,宋朝五大名窑才是中国瓷器老大,宋朝名窑拍过许多次,价位没超过一千万英镑的,真不可思议。他说完转动脑袋扫了大家一眼,额头前一绺头发晃来晃去,又问李茗沁,你说呢?李茗沁仍无语。迪西奥说现代人越来越退化了,越来越没有品味,大多数藏家就喜欢明清瓷器,因为明清瓷器漂亮,价格又被炒上去,我想,是不是贵国暴发户特别多?

如此谈话方式,李茗沁已经习惯,古玩行当里,常常为了一件东西针锋相对,延伸到其他话题,也常常针尖对麦芒。如果是一般话题,他应付一下,不会过于计较,而眼下这个话题有点火药味了。迪西奥与我并没有冲撞过,今天为何这样话里带刺,莫非他看不惯我与克拉克娜交往密切。曾听林老板说,这家伙老向克拉克娜献媚,似乎在追求克拉克娜。伯伦又发话了,李先生怎么不回答,随便聊聊嘛,谈谈贵国的暴发户。李茗沁看了他一眼,这英国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,还要向我挑衅?

程庸

